

# 毕业歌

## 毕业季 青春季

□ 1982届毕业生 王毅

校园里阳光灿烂,人流如织。来参加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典礼,看着何其芳曾经动情歌唱的这些少男少女,身着学位服拍照嬉闹,不由得想起“我的大学”。

1978年的8月,当时是煤矿工人的我,得到一个喜出望外的消息:被郑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了!我1973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,一年后当了煤矿工人。虽然每月有数十元的固定工资(这在当时是不算少的收入),但矿工的生活甚至比知青更艰苦。在一家地方煤矿干了将近5年,三班倒地在地下几百米深处掘井、采煤、开煤溜子、维修机电设备。说来有趣,离开这家煤矿十年后,有一年回去看看,遇见一位当年的工友。此人老实得近于木讷,已是明显地老了。在矿区碰见了,他竟然还习惯性地打招呼:“上几点?”——问我上三班倒中的哪个班?我忍住笑,回答说:“上四点。”——下午四点上,下到矿并干活,晚上十二点下班,出井后洗澡、吃饭,躺到床上一般是凌晨一点多了。然而,我一个坚定但并不清晰的人生目标,就是希望能与书本、知识打交道。但希望在哪里呢?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,我也努力过,却没有成功。

当然,对于我这样的知青群体来说,更切身、更直接的变化,就是国家恢复高考招生。在工厂矿山待了这么多年的历届知青,包括当时的应届高中毕业生,有多少人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如今提起“77、78级”,人们还是唏嘘不已,感慨于他们的坎坷,感慨于他们当年的扎实读书、钻研思考(因为这来得太不容易了),感慨于他们后来大面积的事业有成,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(这当然是人生阅历和读书思考的必然收获)。我很幸运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。当然,“77、78级”这一代人(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,虽然是两届,但实际入学时间只差半年)如今大都50多岁或年龄更大,职业生生涯将要结束,将进入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了。

30年前的一个矿工,一个“煤黑子”——这是当地老百姓对矿工的俗称,听起来很亲切;矿工们自己则是自嘲——后来读了大学,读了复旦大学的博士学位,自己成了大学教授,这种反差难道不大吗?在绿草成茵、花树满园的大学里,看着那些有点慵懒的大二、大三学生,我有时会奇怪地回想到30年前的一幕。一次,几个仍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朋友到矿上来看我,一直在矿井出口处等我下班。当看到我戴着矿帽,提着矿灯走出井口时,他们都惊呆了!后来,他们告诉我,当时我全身上下,除了眼白和冲他们笑时露出的牙齿外,全被黑煤覆盖着,分不清什么地方是工作服,什么地方是皮肤。我这个经历,曾被妻子用来教育儿子,被亲戚们拿来启发他们的下一代,甚至现在还有同事拿来激励自己儿子好好读书——不过,效果也并不明显。

个人能力再强,也是不可能大于时代的。回头想想,从矿工到教授,起作用的固然是个人的坚持和努力,有人在某个领域的兴趣与天资,但决定性的则无疑是一个时代、一种理念、一项制度、一种价值观给人带来和提供的可能性、机遇和激励。

同学们还沉浸在毕业的兴奋之中,不时有高抛学位帽拍照的欢呼。他们当然也清楚,早已不是我们这些父辈80年代初毕业季的就业形势了,大学生研究生完全不是稀缺资源了,他们之中找到可心工作者的欢笑会多一些。(还是不由自主的对比:1982年毕业时,我们这届同学或机关,或媒体,或学校,就业是分配派遣,甚至还可以挑选一下。大家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,15日前报到可拿到当月全月工资,15日之后哪怕是31日,也可以拿到半月工资。报到时果然如此。)

不过,如同西谚所言,Time works(“时间解决一切”),他们的路要靠自己走,自己也会去走,也必定走得出来,这不怀疑。

“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。飞到四方八面去吧,像一阵微风,或者一片阳光……”

本版制图 刘佳男

(本版照片由蒋新军等提供)

## 再见,我的大学

□ 2014届毕业生 何悦

早听说毕业是人生一道必经之门,再是这方安逸美丽,也要自己背上行囊推门而出,经历风吹雨打,闯出自己的天地。

那个青涩的抱着录取通知书的自己,就要与你说再见了。七年前的我站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一脸茫然,思索着上大学的意义。那时的我们为军训担心,为实验烦恼,为考试失眠,困扰的不过是生活里最小的琐事。七年后的现在,同一片林荫下开着热闹的跳蚤市场,我们在地上铺上席子,转让教材、杂志、挑灯夜战的床上小桌,每日一提的暖水瓶。看着青涩稚嫩的脸,我们多想同时转让我们的经验和故事:不要再为没有空调叫苦,在地震里才看见命运的不仁慈;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或许值得争得面红耳赤,最终的成绩多半源于坚持;别说课程无用,我们哪知人生何时转折,有日或许仰赖当年的旁听课;勇敢尝试吧,不要怕犯错,因为我们还大年轻;切记好好珍惜,因为转眼就是说再见的时刻。

再见了,我的同学。我知道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,门那边未来的模样叫人忐忑,门这边过去的眷恋长如夜聊。如果没有遇见你们,我也不会遇见现在的我,当我还在为沉重的行李烦恼,你们提上就走;当我还在为是否尝试而犹豫,你们已经偷偷帮我报了名;当我想趁放假偷一点小懒,你们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监督。亲爱的同学,我们曾借同一盏灯,走同一条路,读同一本书,如今竟然走到分叉的路口。当你们得知我要去陌生的远方,刚笑着调侃我为爱走天涯,马上又哭着说别忘了老友。我们都知道这次分别后,再见上一面难上加难,因为我们像涓流一样泛着复杂的涟漪,惜别青山,汇入不同的江河。亲爱的同学,这启程的时候,让我为你们唱一首《朋友》,倘若几十年后我们老去,我未能辨识出你的面容,你大可用力给我一巴掌,大声告诉我你就是最亲爱的某某。

再见了,我的大学。曾以为人生不过吃饱穿暖,世界非黑即白。你笑而不答,只把我拉出迷惘,让我看到人只活一次而道路千万,世界会在我们脚下转换,未来也可能在我们手上转变。再见了,母校,谢谢你把我们赶出去,让我们去追逐自己的路,打造自己的天地。不瞒你说,我曾无数次埋怨过课程的枯燥,澡堂的拥挤,食堂的创意菜,但我们都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有足够的分量走回来,走上母校的演讲台。

我们早知终有毕业这一天,可站在毕业的门前,依旧彷徨不安。大家都知道就这一次毕业,再不像离开从前那么简单,已经到了独立的时候,告别校园的同时,也得向最温暖的父母怀抱说再见。再见吧爸爸妈妈,你们已经教了一百次饭如何做,衣服怎么洗,不要再为我们平添白发。我们也需要磨砺稚嫩肩膀,他日才能挑得起生活的重担,我们也想舒展自己的羽翼,他日才能为你们遮风避雨。

我像许多人一样,在毕业的那一刻选择了远方。我们并不比别人勇敢,只是谁让年少的心总想远行,就让自己再为梦想多一点努力。我早已决定在毕业的一刻说完数年的再见:再见吧,我的从前,再见吧,我的同学,再见吧,我的大学,再见吧,我的父母,再见吧,我的城市。毕业不怕,梦想与勇气,我都已经打包在全新的行囊里,纵使遇上急雨,也相信明天一定是好天气。

